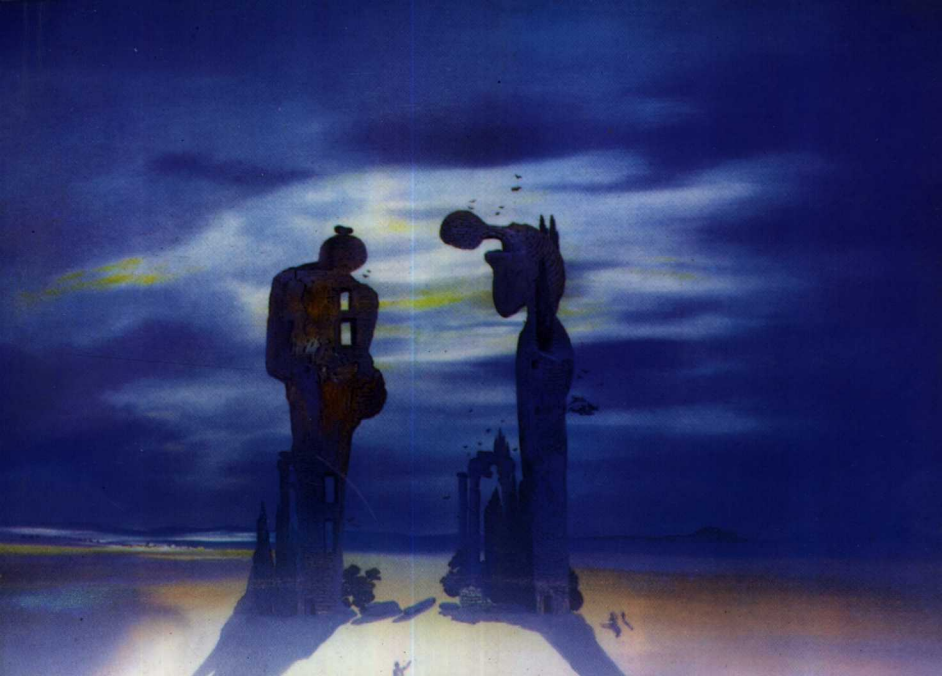




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

[以色列] 本雅明·塔木兹 著

米诺托之恋

秘密特工的诡秘情恋
人性与兽性的心理搏击
离奇、浪漫的悲剧人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

米诺托之恋

[以色列] 本雅明·塔木兹 著
郑雅兰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30 号

图字: 01—98—12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诺托之恋/ (以色列) 塔木兹 (Tammuz, B.) 著; 郑雅兰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8

(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

书名原文: Minotaur

ISBN 7-5004-2337-3

I. 米… II. ①塔… 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②言情小说-以色列-现代 IV. 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2457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25

字数: 108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定价: 10.00 元

内 容 提 要

亚历山大·阿浦拉莫夫是以色列的一名秘密特工人员，一次在伦敦郊外的公共汽车上偶然看到了希娅。希娅的美丽是亚历山大一生所求。希娅是一位聪颖、有教养、家境殷实而不乏浪漫的姑娘。在长达八年多的时间里，他时而天天写信或寄唱片给她，时而又数月杳无音信。希娅的全部身心都被这位匿名人的信件及热情所吸引，她带着无比的渴盼等待着他的到来，然而亚历山大永不相见的请求令她费解。在极度失落痛苦中，希娅曾与追求她的富家子基·阿订婚，然而基·阿却死于一场奇怪的车祸。其后，她又遇到与匿名人外貌极其相像的尼科斯·特里安达，然而，就在她打算嫁给他时，窗外突然传来两声枪响，希娅心中燃烧着的渴望随之永远地熄灭了。

米诺托，又译弥诺陶洛斯（英文名 Minotaur），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弥诺斯之妻与白毛公牛所生的半人半牛怪物。后弥诺斯将其囚禁于迷宫，每年送去童男童女给他吞食。作者以此表达本书主题的深刻寓意。

作者简介

本雅明·塔木兹于一九一九年生于俄罗斯，五岁时来到巴勒斯坦，曾就读于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和巴黎大学。他曾做过多年的文学编辑，并在伦敦的以色列使馆担任过四年文化参赞，后曾在牛津大学任教，此外，他还是一位雕刻家。他的许多长篇及短篇小说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长篇小说《西班牙城堡》于一九七三年在美国发行。《米诺托之恋》曾两次在英国被评为当年最畅销小说。本雅明·塔木兹于一九八九年去世。

当代以色列名家名作选

米诺托之恋

Minotaur

by Benjamin Tammuz

Copyright © by Benjamin Tammuz's Estate.

Chinese Translation ©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Ramat Gan, Israel.

本书由以色列希伯来文学翻译所授权出版

献 给

佛奥·松

第一章 特工人员



一个身为特工的人，将他租来的汽车停在被雨水淋湿的广场上，换乘巴士进城。

那一天他刚满四十一岁。当他一屁股跌坐在他来的第一个空座位上后，便闭上眼睛，心情忧郁地思考如何过他的生日。汽车在下一站一停车，就将他颠醒了，这时，他看到两个姑娘在他前面的空座上坐了下来。左边的姑娘头发呈红棕色——闪着金光的深红棕色。她柔滑的秀发用一条黑丝绒发带拢在颈背后，并将发带打成一个十字形的蝴蝶结。那条丝绒发带，也像她的秀发一样，散发出一股清新的气息——一股只有在未经人手触摸过的物体上才能感受得到的纯洁的清新之气。如此精心打此发结的人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四十一岁的男人在心中老犯琢磨。因此，他要等她转脸对着她的朋友

时瞧一瞧。及至她转身对着她的朋友，他看清她的面庞时，他张开嘴巴，几乎叫出了声。这一声是不是已经脱口叫了出来呢？好在不管怎么说，车上的乘客并没有发现。



2

今天我满四十一岁了。这已不是我第一次在宾馆里用写日记的方式来庆祝我的生日了。明天，我将到使馆去取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发来的生日贺电，另外还有一封我儿子从寄宿学校发来的特别电报。他也离家在外，如果他喜欢过那种生活的话，这无疑说明他将来也会步我的后尘。果真如此，我就更有理由尽早结束我干的这一行。可是，今天黄昏时分，竟碰上了这么一件事，所以我现在还想继续干下去。

不知是什么原因，在见到她之前，我就有某种预感，而我自己怎么也没想到它会这样突如其来地发生。所以我的确是大吃了一惊。我在公共汽车上，忽然间看到她在我前面坐下，我一眼就注意上了她。她下车，我也跟着下了车。我已经弄清了她的住址。明天，我还要弄清她姓什么，甚至如果可能的话，连她的名字也要打听清楚。她住在一幢漂亮的楼房里，是那种有钱人住的房子。我听到她对她的朋友们说话。听她的声音就能猜得出她是什么人。她很可能是歌唱队的一员。她的谈吐表明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衣着看似简朴，实则料子和做工都很考究。她身上除了那条黑色天鹅绒丝带以外，便别无其他饰物：那条朴朴素素的丝带给人的印象是打得恰到好处——看起来很帅。她的头发的颜色如我想象的样子，还有她的眼睛——深褐色但却不显得太暗。她的

下巴微微前翘，这下巴刚好体现出她的个性：做事干脆利落，凡事能拿得起，也能放得下。尤其在感情上，她敢去爱，敢全身心地去爱。她的脸儿长得很端庄，跟我母亲的脸庞一个样：很美，像一朵粉红色的花朵，那么均匀地逐渐由淡而深，白中透红。那红晕如此自然，实在辨不清究竟从哪里由白变了红；而她的两唇却一片鲜红；还有那副牙齿，天啊，长得又白又整齐！这么一副漂亮的牙齿，当然不光是用来吃东西的了。如果只是用来吃东西的话，我敢说，上帝就不会花那么多功夫把它们造得又白又整齐了。

我今天四十一岁，她也许只有十七岁，差二十四岁呢。



希娅：

这封用打字机打出的信，没有署名，而且我敢说我们将永远不会见面。可是，我见过你，也确信你也看到了我。那是一个半月以前的事儿了。我从你身边走过，你向我看了一眼，就像你在街上看那些对面走过的人一样。你没有注意我。不管你有没有注意我，你仍然是属于我的。

你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向我提出什么问题，但我的声音会通过这些信传递给你。我知道你会读这些信。我怎么知道呢？我不能解释，只能告诉你如下的情况：自我记事时起，我便一直在找你。我知道有你这样一个人，但不知你究竟身在何处。我所做的工作将我带你居住的城市。我的工作是由一系列推测、假设和冒险构成的。我之所以选择这一职业，是因为除了你，我从未真

正爱过其他任何人，虽然我在一生中一直试着去爱——换句话说，一直在对你不忠。我将自己的生命投入极其艰险的工作，因为我需要去爱。因此我深爱我为之效命的国家，她那绵延的群峰，幽深的山谷，她的飞尘弥漫和愁苦绝望，她的大街和小巷。我不加选择，我不知是否终有一天和你相会。现在，我们终于相会了，可是相会得太晚了。这当中一定是出了什么差错：我们生错了时间，生在了不同的国家。天上竟也如此混乱，就像人们的办公室那样乱糟糟的。不管怎样，现在我们相见太晚了，要结婚是不可能了。

我有你寄宿学校的地址，也知道你明年将入哪所大学。我知道你喜欢音乐，将来我还会知道得更多。

随信寄去一个包裹，里面装有一个录音机和一张唱片。希望你在下周六下午五时播放那张唱片。那时候，我会在离你家不远的旅馆一个房间里听同一段音乐。这将是我们的第一次相见。我会知道你是否做得如我所愿。其实，我早已知道，你会答应我的请求的。

我爱你，我一生都在爱你。我怎么也不相信，你在街上遇见我却不注意看我。但这并不是你的错，大错早已铸成：我们出生的年代、出生的地点，还有一切的一切都错过了。我相信，上帝做如此安排是为了惩罚我，而不是你。

让我脱下你的鞋子，亲吻你的脚。我对它们如此熟悉，正如我熟谙你身体的每个线条。请别生气，也别说我可怜。在我见到你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



可笑的人儿：

我按你的要求，在下午五点准时听了你寄来的唱片。你怎么知道我会准时放这首曲子呢？还有，你怎么知道得那么多呢？我一直在猜测你是谁，我想我已经猜出来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该乖乖地承认并站出来见我。你就是基·阿，我们在N的晚会上见过面，对吗？你一直在用眼睛瞧着我，他们已经告诉了我你的名字。

我不知道这封信往哪里寄，但我仍要写，因为我希望如果我们能相见的话，我能把它拿给你看。我给你写信，因为不回你这样充满善意的信就有些失礼了。（顺便提一句，我几乎看不懂你的信，你实在太神秘了。）同时，我现在把我的回信放到一个特别信箱里，上面写上“给无名氏先生的信”，直到我们相见再打开。让一个女孩子老这么被悬念困扰着总不太好吧。

你的，
希娅



我的无名氏朋友：

我想你可能知道我马上要面临考试，不能每信必复，特别当你每日一封甚至有时候一天两封时。我现在总地回复一下我目前已收到的你的所有来信。考试过了以后才能再写信，希望你能谅解。

现在我已确信你并不是基·阿，因为就在我收到你来信的同时，他已向我做了自我介绍，并对我大献殷勤。我仍不知你是谁。我很不高兴，因为从你的信中我读得出你越来越伤感。我想告诉你，你不必这么患得患失。近来我常常对着镜子端详自己，试图找出你眼中的我。知道我发现什么吗？我本该不好意思说出口，可这是真的——我发现我也许真的比自己想的要漂亮，这都是你的错。现在，朋友们对我的赞美已很难令我陶醉了，因为与你的信相比，他们的赞美只显得粗俗。虽然我不了解你，但我确信你比我的朋友们聪明。不过，我有时觉得你把事情看得太严重了。还有，你为什么那么伤感呢？如果你愿意，你完全可以当个作家或者诗人，即使你所写的并不完全是你的心里话。

你为什么总谈到要去死呢？如果你真的像你信中写的那样爱我的话，你就该让我见见你。也许我会喜欢你呢，为什么要这样神秘兮兮的呢？你好像在讲明发生的一切，可我一点都不懂。我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聪明。

谢谢你寄来的另外两张唱片。你似乎对这位作曲家很着迷，因为你送给我的唱片全是他的作品。我承认他的确很棒。我每周六下午五时准时倾听这些唱片。这种安排真有些像是发了疯才能做出来的事，可是我全都依了你。你瞧，我是一个多么听话的女孩子，现在也该轮到表现得像个听话的男人的时候了，送给我一张照片，这总做得到吧。

你的朋友，希娅

附言：这封信又要被投入“给无名氏先生”的信箱了。
你这样隐姓埋名要隐瞒到什么时候？



最亲爱的无名氏先生：

考试已结束，现在我可以坐下来听听这一大堆唱片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很无礼？这已是我今年以来写的第三封信，可它仍无处投递。

时至今日我对你的了解与第一次收到你的信时没增加多少，但意义却不同：你如果从此不再来信，我会想你。也许这正是你所希望的？你使我觉得像个女王，我也习惯了，可这一切都为了什么呢？除你之外，没人能看到我身上那些优秀的品质，你正使我变得依赖你，因为你所赋予我的，别人无法赋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除非你来见我，向我自我介绍，否则我就不给你写信了。这将是我投到“给无名氏先生的信”的信箱里的最后一封信。现在，我在放一张唱片，希望你也会同时放上这么一张，这样你就会明白我多想见到你，我这样做绝不是出于对你的感激。无论你对我怎样做，我都觉得你是那么可爱。

你的朋友，

希娅



希娅：

恳求你原谅我前两封信中说的话不甚妥当。我无权让你跟我一起哭泣，一起叹息。我深感羞愧，保证以后再也不用这么做了。

昨夜梦见了你。我正独自站在阳台上，这时你出现在门口，注视着我，面带微笑。然后你向我走来，噢，那不像是走，倒像是从空中飘到我的身边。你既没拥抱我，也没伸手碰一碰我，只是身体微微前倾，亲吻我的双唇；我泪如泉涌，你却笑着说：“我是属于你的，来娶我吧。”我说：“让我如何娶你呢？”你说：“在空中，就在空中娶我。”

希娅，你说在空中娶你是什么意思呢？两星期前，我观看了你们的毕业典礼。我坐在第三排，右侧，离你父母不远。当你望着他们时，你的目光曾在我脸上稍做停留。谢谢你，我亲爱的人儿。我在空中吻你，正如你在我梦中提示我去做的。你没认出我就是那位无名氏先生，又一次没能认出我就是这个给你写信的人。

这几个月我会回城里，我不想去你们那所大学，因为陌生人在那儿太显眼。那可恶的校园会让你从我生活中消失，我将很长时间见不到你，只有等你假期回家度假时才能再见到你。我知道你不会因为我这近乎荒唐的行踪诡秘而嗔怪于我。我这样做绝非故弄玄虚，只是没有别的办法。请相信我。

我爱你。



希娅：

从认识你到现在已整整三年了。今生没得到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损失。我终于遇到了你，可一切都太晚了。直至今日我才想到你或许还想给我写信。

我现在建议如下：在封面上写“法朗兹·卡夫卡，邮局留交”，然后送到你家附近的邮局。我将于十二月五日下午五时去邮局取信。为保险起见，请勿来相认。望你届时坐在你父母家对面的咖啡屋里。我的一个朋友会去证实你确实在那儿。他会打电话给我，然后我才会去邮局取你的信。你若不在咖啡屋，我便不去邮局。如果我的猜疑纯属无中生有，恳请你原谅。



希娅：

被你派往邮局辨认我的那位女孩看到的不是我，而是我的朋友。在邮局我们看到一个女孩总在神色警觉地东张西望，便断定这是你要的小把戏。你如此迫切地想见我一面，并为此颇费苦心，殊不知我心中有多感激。这使我这个处在痛苦深渊的人，感到自己又是最最幸福的了。

你的信我读过了。你正像我想象的那样，是个善良、可爱的女孩。我的判断一点不错，希娅。在我的工作中，判断人的性格容不得出一点差错，因为一旦出错，就可能为此断送性命。如果当初对你判断有误，我也许很久以前就已不在人世了。

我会回答你提出的所有问题，但不见得以你提的方式。我不得不这样对你讲：就我所知，世间除了我们很容易就能理解、观察、分析和利用的事情以外，还有一股存在于我们生活之中，或在我们生活之外的力量。这种力量用我们现有的智慧无法控制。我每天与这种力量相伴，特别是在工作时。如果我们能活下去，那就意味着这种力量绝非想象，它很可能导致我毁灭。然而，它又可说是我的最佳向导，它将最终把你送到我的面前。你不仅存在，而且就是我脑海中的模样。你的存在足以证明这种力量绝非凭空想象。

与此同时，我们的命运却被安排得阴差阳错。这像是一个无意中出的差错，又像是一种存心的惩罚。所以不管怎样做，我们都无法随心所欲；既不能相见，也不能结合，其原因既简单、世俗、让人感到屈辱，却又不能对你讲出来，因为如果讲了，你会认为我很懦弱，还会怀疑我对你的爱。好了，我讲得够多了。

我爱你，希娅。上帝若真的存在，早在你出生之前他就该让我们相会在我第一次梦到你的地方。如果他为我俩着想而不去这样做，那就说明他不是上帝，他并不存在，或者他只是个办公室——效率很高却冷漠无情。

你无所不在，每天我都亲吻你的手，你的脚，以后，我还会斗胆抚摸你的双颊，用我的双手，而后用我的双唇。我期待着今夜梦中与你相见。